

谢华 散文作品

再说“谁解其中味”（四章）

早梅飘香

一场冬雨过后，红色报刊史料研究中心门前的梅树，已流露出即将展露蓬勃生机的迹象。如果你没有仔细观察，也许真难以看出端倪。因为梅树上只缀着鹅黄色的蓓蕾，并没有绽出淡雅的梅花。

其实已是暮冬，在江南，这个季节似乎也不应该看到含苞待放的梅花。是因为今年的春信特别早呢，还是因为梅花的花期没有固定的时候？

我去问了栽植这株梅树的人，才知道这是早梅。也许一般人只知道娇艳的红梅和娇柔而高贵的腊梅，对这种花坛独步的早梅却很生疏。

据说早梅喜寒而不喜暖，爱清静而不爱繁华。不用说，阳春，它把青春让给了满城的桃李。便是由夏而秋时，它也独自寂寞，一直守候着严霜，守候着无边的寒意。等到风刀雪剑大肆虐杀时，它却意外地破苞而出，绽放出孤高而淡雅的花。

这时，黄菊初残，老梅未放，正是一段异常寂寞的日子，而它却支撑了欲断仍连的花事。可以说，早梅不但为花坛生色，也为苦寒而贫瘠的冬天增色。

如果说青莲是花中君子，菊花是花中隐者，那么这种早梅无疑便是花中战士了。

我们看，青莲所以得享其名，在于它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然而，方知早梅不辞冰雪独守晚节的精神，显然有健者与弱者之别。至于菊花，素以“生成傲骨超凡卉，不到霜寒不吐华”见称于世，一般说来，虽然格调已高，但与三尺雪深犹见素心的早梅相比，自然还要略逊一筹。

可惜的是，诗人只偏爱青莲，浪吟黄菊，而对于梅花，最多也不过给红梅和腊梅留下几首赞美的诗，少见歌咏这种难得的早梅的诗作，这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说到梅，当然这已不专指早梅——我的经验的确实乏得很：既没有到过邓尉山，也没有消受过虞岭之春，而仅仅看见过空山幽涧中独自开落的野梅。这种野梅，虽然略显荒疏，却自弄幽香，风致怡然动人。

只是，来访的人除非有心，否则便一日难得见三五人，而陪伴着它的，是孤寂，永远的孤寂。

除此以外，我又曾在高楼大厦中，看见过许多人巧制的梅花，有的矮若回龙，有的翩若舞鹤，模样确与野梅有些不同。围观的人，始而对花赞赏，继而就花痛饮，终又带着微醉归来。何怪有诗人以“天下无正色，天下无正色”而摇头叹息。

眼前的早梅，同样也是龙形鹤姿，幸而还没有影响到它的生机，已经孕育了蓓蕾。我想纵使是早梅也会有招蜂引蝶的时候，我且在它的暗香疏影下，一直待到明年的初春吧！

梅

隆冬风雪之候，一切花，一切树，死的死，枯的枯了。惟有梅树天骄独立，在那里和风雪作战，且还开出香馥馥的花来，比松柏更觉活色生香，精神百倍。

梅本是热带的树，南方如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处，都有生长。既能开花，又能结果实，既供观赏，又很实用，并且不择土壤，无论沙土、黄土、山地、荒地，全可种植。也不论气候寒暖，阴阳向背，开花的时候自然开花，结实的时候自然结实，从来不会失期。

梅花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梅树有单叶的、有千叶的，另有微带绿色的一种，称为绿萼梅。

南方的梅，结果实的居多；北方有杏梅、榆梅，但北方的梅只开花而不结果实，供人们欣赏而已。

南方的梅所结的果实，有大有小，江南观赏梅花最著名的地方，江苏有邓尉山、浙江有超山、广东有罗浮山。超山有宋梅，脍炙人口；邓尉山产梅之地，称“香雪海”，也是人所共知。

昔人爱梅，以林和靖为最者，梅妻鹤子，艳称今古，他的坟墓在西湖孤山，因此山上也满种梅花，颇有孤芳自赏之致。

古往今来，诗人墨客，咏梅画梅的极多，好诗好画好文章，举不胜举。儿时，我读过龚定庵《病梅馆记》，绘画作品中我尤其喜欢金冬心的画，古色古香，印象极深。

明代名士张大复，最爱梅花，他著有《梅花草堂集》，隽永可喜，如描写庭院梅开：“庭梅将开，有一枝偃蹇，欲披其上小枝，尊正紧，予不忍。”“宜亟剪以专其气。童子戏投映水中，花烂开，硕而圆。泽于木根者，毛嫱西子之人后宫也。曜朝日，焕浮云，设老于江皋，独存标格耳。嗟夫！”

描绘老梅：“老梅悴悴欲尽，尔尊移玉蝶一株，将易之，予低徊不忍。既数日，条有勾萌，乃植玉蝶于此，刚一步许，意虽萌不悴也。今忽成荫数花，如雪交枝布，叶中作绿意，夏雨洒洒，移时不漏。予仁立良久，飘风送湿乃去。”

描绘庭梅：“庭中梅花，为阴雨所勒，半汝辄止。朝来娇色可喜，花亦烂开如雪，阵阵游蜂，作深夜等侯声。戏取昨岁赠语，令倩亟杂歌之，命酒再酌。僧孺夸吾山头万树，何如此三平地一番香雪也？”

描绘千叶绿梅：“梅之品，萼绿者最，然予故未见千叶绿梅也。昨岁正月廿九，遇于魏孝广书舍之南，奇香鲜绿，英英逼人，燃灯照之，光态浮空。时有吴生构簪；沈生吹箫；李生度曲；予素不解饮酒，竟沉醉。今忽一年矣。寒咸且轻，梅萼再敷，偶想见其处，以语虚山王维烈，辄写一幅见投，命儿子挂息舫中，波调山价赏之，觉香气馥馥从壁间出，盖了未之之日也。”这样的妙文，真是百回读也不厌的。

腊梅花瓣呈黄色，花蕊有红有黄，黄的称为素心腊梅，较为名贵。

张大复也有一段文字，写得极好：“腊梅烂开，浮香直入楼际，小坐绮疏下，暗想海潮庵尺许黄玉，忽而盈庭，故知物静则生，自然条物，虽复数花受敌，不能胜根本之宁息也。顷在娄东，移植水仙一器，又得此花映带左右，岁事岂不既济乎？”

夏天在成都

因为夏天的杭州天气太热，我不

禁想到之前去过的成都，尤其是想到成都的几个公园。

人民公园（原为少城公园）在成都的城西，园内林木葱郁，翠竹摇空，杨树和槐树尤多。公园里还有高不可攀的楠木，湖水环绕，环境清幽，的确是可以享受习习凉风的好地方。

几十年前，人民公园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有鹤鸣、枕流、永聚、浓荫阁、绿荫阁、射德会等茶馆。这几个茶馆各具特色，吸引着不同层次的茶客。

永聚茶馆，最受富商欢迎，老板们在喝茶之余，一桩桩生意也在这里敲定；射德会的茶客们，主要是些武术和体育界人士；绿荫阁的茶客以官员为主……如今，永聚茶馆已闭门谢客，原址上种植了很多树木，改建为绿地，供市民休闲。如今人民公园的茶馆只剩下鹤鸣、少城苑和绿荫阁三家茶馆，茶客的身份也没有分得那么细了，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

进园，我们找到网红打卡地——百年老店鹤鸣茶馆，这里座无虚席，热闹非凡。茶客们，有的斜坐在竹椅上，或看报，或聊天，或品茗，或掏耳朵。好在我们提前订了位置，我们在藤椅上，一碗茶泡定，友人说：“在这里，你可以从早到晚，闲聊一天，若自己带有好茶，只要开水就行。”

友人见我有点诧异，就接着说：“成都是真正的慢生活，你真的可以在最悠闲的时光里，在这样的茶馆里捧着一碗茶，不急不慌，呆上一整天，巴适得很。”

我也很好奇，于是就问了店家，在这里喝一天茶要收多少钱？

店家说：“如果自己带茶，每杯白开水十元，实际上我们也只是收取一个座位费。要是常来的茶客，我们的开水就免费了。但是，很少有人自带茶叶的，就是带来了，也会给我们一些服务费。”

外东濯锦江南岸的望江楼公园是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古迹，这里荟萃了各类佳竹二百余种，有斑竹、人面竹、佛肚竹、方竹、鸡爪竹、紫竹、绵竹、胡琴竹、麦竹、实心竹等。薛涛一生爱竹，后人为了纪念她而在此遍栽竹子。这些名贵竹种，姿态万千，各有妙趣。人们把这幽篁如海、清趣无穷的园林，誉为“竹的公园”。

公园里沿江一带也有一家茶馆。在不见天日的斑竹林下，两尺见方的矮茶桌，矮竹椅，坐上去，刚刚好。茶碗全用瓷茶碗，来自江西、成都茶房沏茶的技术是极够劲的，四五个人坐下来，服务员左手啣的一声四个茶盘、茶碗、茶壶就摆现成了，右手茶壶从很高的角度上倒出开水来，哗哗作响，动作轻快不到二十秒钟，四五碗茶已倒好。

在茶馆的喧嚣声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在成都，这种人情味，也铺满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假如你爱吃零食，成都的公园可以给你很大的满足。入夏以来凉团盛行，还有腊面蜂桃片、盐道街酥花牛糖、薛涛豆干、鹤鸣的川北凉粉……名目繁多，足够你吃个够。

我曾与友人步行于总府路上，这里美食云集。据说，过去这里属于成都的新南门外，临江有一家“竟成园”饭馆，设有后园花厅，配以山水盆景，布局小巧玲珑，很是考究。

主人陈伯勋竭尽全力培植园中花

木，每至午后，这里游人如织，黄昏时，偶尔可见青城山诸峰。

杜甫千古绝唱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浣花溪公园便是实景再现。

走进一环路与二环路之间的浣花溪公园，踏上小桥，口中还有诗歌的余香。

园中茂密的树叶，挡住了夏天火热的太阳，给人们留下一片阴凉。七里香低垂的长廊，摆放着茶桌和茶椅，是一个露天茶铺。可以坐在这里的小竹凳子上，看浣花溪里成千上万条不停游弋着的鱼儿，亦可以买一袋鱼食，隔着篱笆喂鱼，真是让人兴奋的事情。

走进四川大学校园，川大望江校区的环境完全不负我们所望，郁郁葱葱，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幽静、花香，数不尽的美好。真想在黄昏时分，卧倒在青翠的草坪里，看蔚蓝天边第一颗闪烁的星出现，倒是最写意不过的事了。

成都的美，是平静而活泼的，保持了古铜色的调子，无论起居饮食，还是休闲娱乐，都在一个统一的情调中。

若论气候，这三伏天通常在三十度出头，最热也不会超过四十度。晚上，受西陲高山气候影响，甚为凉爽。

一年中最热的大概只有二十多天，而且也要比杭州凉爽。去过成都的人，都说成都的气候太好了。

成都附近有都江堰灵岩山，山上很是清凉。再到青城山，山上可避暑，而到了峨眉山上万年寺、九老洞，气温下降十几度，炎夏若登山顶，必须穿棉服之类御寒。况且，峨眉景色，一个秀字怎说得完？

再说“谁解其中味”

这是江南七月的午后，暑气正浓。“格美”台风欲来非来时，我反倒是对它多了一些企盼，只因它能带来清凉。

每年台风即将来临时，气象部门都会提前预报，政府有关部门也会做出相关预案。

我居住在江南富阳这座小城已经多年，从来没有感觉台风到来会对这座小城有怎样的破坏力，只因这里群山连绵，能够阻挡袭来的台风。即便南宋诗人陆游在《大雨中作》中生动地描述了台风过境时的情景，“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富阳也一直安然无恙。

我在等待清凉的到来。春江第一楼于我，就是能够临窗小坐，简简单单的一只素杯，一撮春茶，一注清水，一本闲书，任难得吹来的一缕微风将小楼的木制门窗吹响，便足够。

养成一种习惯，也是慢慢梳理心情的过程。看着沸腾的水注入杯中的嫩芽上，它们慢慢舒展自己的身姿，从下漂浮到上面，然后随水流旋转，静静地开在杯中。不一会儿，水渐渐变绿，一缕缕香氤氲开来，我的心情也随之安静下来。轻呷一口，顿觉这面积不大的小楼也弥漫着草木的清香，沁人心脾。

在面对一杯茶时，我常会想起与茶相关的一些人和事来。

在当下的时代里，想想自己已到

天命之年，几十年来漂泊过很多地方，如今安身于这座千年小城，安心收藏古籍善本，研究一些红色报刊也算是安顿了身心。

坐在春江第一楼的一隅，想到这座小楼曾留下无数名人的足迹，他们曾在小楼里喝过一盏盏茶，我便感到与他们有了灵魂上的契合，只是，彼时的茶香已随鹤山的风吹向了远方。他们是爱读书的，他们是爱交友的，我也是。

我与春江第一楼是什么缘？其实是书缘。

收藏古籍文献，我比较注重名人的善本收藏。因好奇心较重，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很多郁达夫的著作，于是我想让郁达夫的著作“回家”。

春江第一楼距离郁达夫与兄长郁华为其母建造的松筠别墅不远，且郁达夫彼时也经常驻足于这座小楼，吟诗、喝茶、会友。

富阳，也是郁达夫的家乡，是这里氤氲的水雾和清新的茶香，滋养了他的多情。他是一个“博爱”之人，有时是风雅性灵的嗜茶之爱，有时是你依我依的儿女情长，有时又是忧愤满腔的爱国豪情。当他把咽着茶香的丰富情感倾注于笔端时，那些文字便流淌着爱恨情仇。

如果仔细翻阅郁达夫的日记和散文，你就会发现，喝茶是他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早餐后做《迷羊》，写到午后，写了三千字光景，头写晕了，就出去上茶楼饮茶。（选自《郁达夫日记》）

我们一面喝着清茶，一面只在贪味着这阴森得同太古似的山中的寂静……（选自《日的游程》）

这是我阅读的记忆，也是郁达夫的乡愁。倏然，窗外有雨飘落下来，鹤山有风，风中亦有鸟鸣，鸟鸣从林中传来。弥漫在雨中、鸟鸣中的茶香，那样醉人。

我忽然想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采访著名红学家端木蕻良后，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谁解其中味》的随笔。端木蕻良与郁达夫相差十六岁，也可称为同时代的名家。

作为革命烈士的郁达夫，一生命运多舛。遭遇之后，他的骨骸至今不知“安”于何处？如今，面对他的这些遗著，又是怎样的“谁解其中味”呢？

藏在春江第一楼里的故事或有千百种情节，作为这座小楼里的新“主人”，感觉最有味道的，最有满足感的，便是能有知音与我共鸣，聊天、叙旧、喝茶。



《诗刊》牵手嘉应观诗社举办首届诗歌作品改稿会

生命之屋（外一首）

赏玮霞



11月29日，由《诗刊》杂志社与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诗社共同举办的首届诗歌作品改稿会，在杭州西湖区晓风书屋隆重举行。

作为植根武陟的文化社团，嘉应观诗

社以传承诗词文脉、培育乡土诗人为己任，此次携手《诗刊》搭建高端改稿平台，既是诗社“走出去”交流学习的首次尝试，也为武陟诗歌文化走向全国搭建了桥梁。

《诗刊》杂志副主编霍俊明与来自河南、山东、上海等十个省市近二十名嘉应观诗社诗友参与了活动。会议由嘉应观诗社公众平台创办人张祖鹏主持。

本次活动采用采风、研讨与“一对一”改稿相结合的形式，《诗刊》杂志的编辑与诗人围绕诗歌创作展开了长达三小时的深度交流。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涵盖社会生活、自然山水、田园风光与乡村记忆等，充分展现了基层创作者的写作热情。

编辑在肯定作者“我手写我心”的创作初心的同时，也建议诗人在今后的创作中强化原创性，融入更丰富的细节与独特的个人经验，避免趋同化写作。编辑对部分诗作在逻辑的严谨性、叙事深度方面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同时也肯定了其中完成度高、语言细腻、画面感强的佳作。

参会的诗人感到编辑的点评精准、一语中的，尤其对诗歌散文化现象的分析精辟独到，为自身创作带来了诸多启发。

她的腹部隆起一座山丘
那是她
从远方运来一砖一瓦
携来一草一木
搭建成的温馨小屋

大山里
她弯腰舀起一瓢瓢山泉
转身装进乳白色的圆坛
带回了家

刨坑，蓄水
一个游泳池出现了
我很好奇
不懂建筑原理的她
竟耗时十个月
成了生命的建筑师

直到我的腹部也
隆起一座山丘
我才参透其中的
奥秘

雪夜

寂静的深夜
雪花悄悄趴在游子窗边
梦里的游子
早已爬上炕沿
钻进母亲的怀抱
呼呼入睡

厨房里
母亲正忙碌地烧着可口的饭菜
唠叨着将爱装进一个个
牛皮纸袋

这些年
她留给我太多的背影
我们娘俩总是背对背，心连心

梦醒了
明天虎头山应该又是白雪皑皑
母亲的发丝里
又多了一根白发吧